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百年逻辑

□金炳华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的青年运动、新时代加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发扬五四精神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要有“大历史观”。我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五四运动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果，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五四运动100年来中国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腐败，使民族陷入危亡之中。什么思想、什么主义才能救中国？无数志士仁人苦苦追寻。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但是中国并未能够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索的巴黎和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强权和侵略本性，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爱国进步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开始由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时间、空间与重返时代

□林森

很显然，当“新时代”从一个政治术语传开之后，这个词的外延就一直在扩充。它清晰无比地指出我们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的主要矛盾，也留下很多有待思考的空间。这个词跟每个领域结合，都能引起我们一番思索，当它跟“诗歌”——或者稍微大一点——跟“文学”产生摩擦、碰撞的时候，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思考？新时代诗歌、新时代文学这样的词背后，“新时代”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什么？

直观来说，这个词是表达某个历史时间段的时间概念，但稍微细想一下，又发觉，仅仅从时间的层面，这个词背后的很多东西就被忽略了，至少，其空间的指涉已经没有了。

“新时代”的时间

作为诗人，如何在“新时代”里感知、书写、表达新的变化，这将是决定一个诗人能不能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标志。

陈子昂之于初唐、李白之于盛唐、杜甫之于唐的盛极而衰、李商隐之于晚唐，搭配得那么严丝合缝。我们再靠近一些的例子，朦胧诗之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海子之于1980年代末……我们没法想象，少了他们的中国当代诗歌会是怎样的面貌？当我们单独拎出这些诗人的一首短诗，或许没法感受、辨别出时间对其的左右，而一旦把时间拉长，以一种更久远的历史眼光来观看，则会一清二楚：那些伟大的诗人，好像每一次都把脚印落在它该落下的地方，那种个人与历史时间的互动、共鸣，从来未曾停止。有时，诗人并没有直接明了地在诗句里记录时间，可历史的精神已然渗透在其句子之中，成为那一个时期的人的某种精神标志。李白那么多书写自然山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曲折探索中前进。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历史航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一切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爱国必须爱党、爱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五四运动100年来中国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是五四运动100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逻辑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亡之际，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伟大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近代，随着世界历史的大转折，世界文明的版图随之发生历史性变化，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和奴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奋斗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开启了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以党的十一届

川、想象力无边无际的诗句，够脱离时代、够表达个人玄想了吧，我们可以问一句：这样的诗句里，有多少时间的痕迹呢？而结论是，李白的这种面对自然时无拘无束的想象，正是盛唐的大气磅礴给他的。中国历史多少年，盛唐才多少年？中国历史上优秀诗人有多少，诗仙李白有几个？“盛唐”跟“李白”的相遇，绝非历史的偶然。唐衰之后，杜甫所感知到的“国破山河在”……这些，无不在证明，谁能把握住“时间”，谁才能从一些过于零散、破碎的日常里超脱，获得俯视的目光，挣脱光阴的束缚。

可能很多诗人一谈到“新时代”，便本能地有两种反应：一是以所谓“纯正能量”的书写，拒绝诗歌的复杂性，把诗意消磨掉，把多义性简化为某种赞颂、歌咏；二是彻底反感，不靠近、不书写、不提及。而这两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无视当前现实，一种回避时代、绕行雷区的书写。这样的书写，无论看起来像是“迎合”还是“不合作”，有一点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选择的主动性、主体性消失了。这两种反应，都在回避难度、追求安全，都在忽视这一段历史时间给个人身上刻下的划痕。“新时代”这个词本身就是丰富的，尤其把它引入文学领域的时候，一段历史时间的人、物、事以及它们汇流而成的“时代风貌”，肯定也是含义丰富的，以捕捉情绪、发现多义见长的诗人们，为什么要主动简化这个词呢？

诗歌里的“新时代”，或者“新时代诗歌”，肯定不会只有一种单一的范式，更多的对时间的感受，还有赖于诗人们敏锐地去发掘、展现。近些年来，中国诗歌可能已经在关注日常、关注个体上开掘得无比深入，可从日常超拔而出、从个体延展开来这方面，做的却远远不够。我们看一个诗人的文本，

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接续奋斗，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而且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的面貌和形象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是五四运动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逻辑的必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五四运动10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延安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就是

单独看某首诗或者某行“金句”很精彩，可目光稍微长远一点，那种小气、那种精致到类似美颜、磨皮的效果，让这样的诗歌往往沦为一张张毫无个性的“网红脸”。网红脸有什么特点？相似、单一、做作、没血色、表情僵硬、目光呆滞、涂粉过多……诗人们若不能看得更长远一些，而把自己的写作局限于这种短视里，是没法挣脱时间，获得恒久的诗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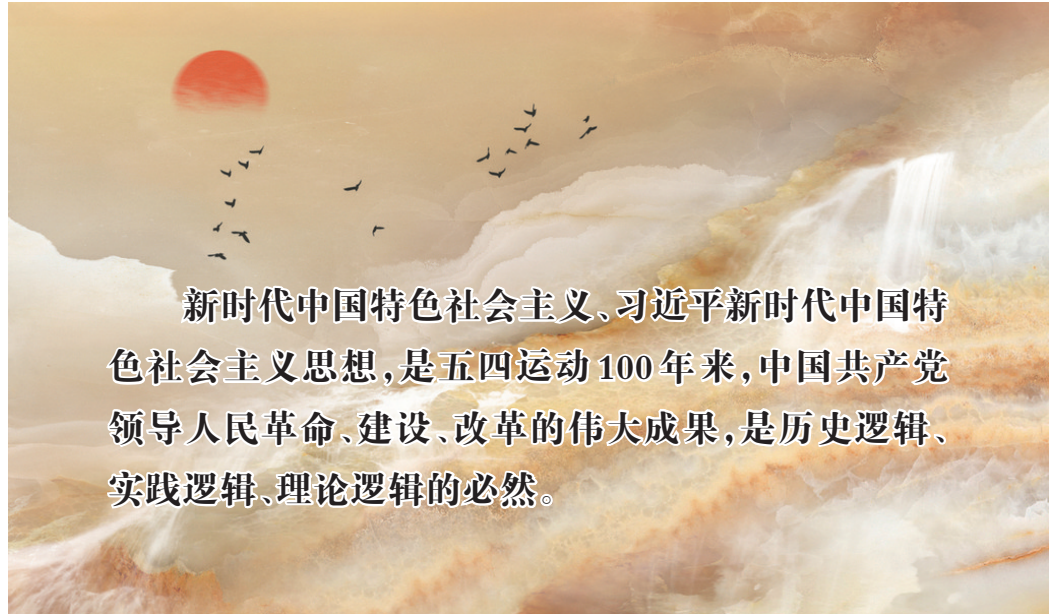
“新时代”的空间

可能有人还没意识到，“新时代”这个词蕴含着巨大的空间的概念。当我们走到这么一段历史时期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封闭的空间了。我们跟世界的联系、牵扯越来越多，我们跟美国的“相爱相杀”已经不仅仅是“新闻”，而是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影响着我们每个家庭的收支；欧洲、非洲发生的事情，不再远在天边，而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与我们相关的空间，已经不再局限于地球了，前些时候，加拿大的科学家不是还接收到来自外太空的规律性信号了吗？与此同时，《阿凡达》、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等，大的方面把空间延伸到了整个宇宙，小的方面则进入了量子领域；中国也不甘示弱，电影《流浪地球》已经带着地球家园去漂流了——对这个电影的争议很多，但当我看到银幕上，所有的推进器打开，地球带着一条“光的尾巴”往前滑行时，有些被感动了。那画面像极了一枚种子孤独而勇敢地向前游荡，游到可以让它获得新生的星际。这难道不是一种诗意？

本来，对于世界的想象和对于空间的感知，诗人们应该是走在所有人之前的，可现在，走在前面的往往是一些物理学家，是一些技术工作者，他们的脑洞让这时代的诗人为之汗颜。这几年，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已经把太多的未知，展示在我们的眼前，在当下，很可能“人之为”的定义都要重新界定。在这样的大空间下，考察我们中国的诗歌，可能便会发现，在书写空间的拓展上，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电影《星际穿越》里，人类朗诵着狄兰·托马斯的句子“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穿越时间与空间；现实里，在2019年的3月，新西兰枪击案，“90后”的布伦顿·塔兰特也在恐怖袭击开始前的声明里，一开始就引用了“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诗人愿意与否，我们面对的，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了：我们一方面满怀雄心，渴望拥抱整个宇宙；一方面，我们又仅仅因为某种理念的不一致，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这些，还可能被同样的一行诗所阐释、冲刷。我们此时所面对的，再也不是单一的生存空间了，单一的表达显然是没法囊括这个世界的。

若说对于“新时代”的时间，诗人们还能稍有感知，对于“空间”，我们的认识则越来越狭隘。因此，在新时代，诗人们除了要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五四运动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果，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必然。

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既坚持一脉相承，又坚持与时俱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考察自己的写作，也要借助“更高的站位”，来认清自己思考的姿态。可惜，还是有太多人过分地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甚至只聚焦于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这就使得其诗歌呈现出天然的“小”来。“小”也是可以无限大的，可更多人的“小”只是“小”，只是自私与逐利、是自我和邀功、是惺惺作态与冷漠无情。

先别说带着地球逃离太阳系了，我们的诗人，准备好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急剧变化中的中国了吗？

重返时代

看到了时间，看到了空间，看到了现实，又如何？

在当前，我们看到的不少诗歌是这样的：——只专注于修辞，专注于词语组合所形成的“新奇感”，甚至对每一行的字数都要追求统一，以造成段落上的“视觉规整”，让你看到这首诗，以为是在叠砖块。在这一类的写作里，你很难看到诗人的情绪，词语杂草的猛长和人心人情的退场是同时进行的。这种写作，带有某种游戏性，可到了最后，游戏性也失去了，游戏本身的好玩、意外感，被失血的词语组合冲刷殆尽。诗歌最重要的当然是语言，却又不该只是利用语言的错位、重组来呈现新奇感这唯一的抵达方式。换句话说，诗歌需要新奇感，可新奇并非诗歌的全部——我们看到的，却是太多诗人，尤其是有不少年轻的诗人，把这样的表达当作唯一的准绳。在炫目的词语堆叠里，诗人的面目被修辞的浪花所淹没，诗意消失无踪。

——只注视着自我。在这些诗歌里，你倒是能闻到些许诗人的呼吸，可也仅仅如此了。诗人们在句子里装满自恋、哀怜，目光永远无法抵达一米开外，他们的话语是攥紧自怜。或者说，他们借助诗歌的外衣，其实完成的是各种美颜APP一样的功能，给自己涂抹上一层高光。这样的诗歌的美颜术里，只有一个被过度粉饰的作者，时代和他人消融于一片高光，发出一片惨白。

——把苦难变成一种表演。这一类的诗歌，是写现实的，甚至有着极强的“悲悯心”，可读了不同诗人的同类之作后，你还是会发出某种疑惑：这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有着表演倾向的贩卖情怀？对一个街边小贩、对一个奔丧者、对一个留守老人……他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是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10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必然。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脚踏实地，为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这是对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五四精神的最好继承和发扬。

（本文为金炳华同志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们的关注面倒是很广的，一则一，像一个个有细节、有血肉的故事，可当整体来考量的时候，这些诗歌显然也有着很大的问题。诗歌毕竟不是日记，不是对现实的复制与粘贴，我们仍然需要一种超拔的精神，让我们从湿漉漉脏兮兮的淤泥里拔地而起、展翅飞翔。看到这种现实、表达这种现实，当然是诗人们的义务，但从简单记录到抵达诗意，仍有很大一段距离。

——把诗歌变成脑筋急转弯。这一类诗歌往往标榜自己的口语诗什么的，并虚构出一个个敌手，以为别人都在反对诗歌的口语表达。可这样的敌手真的存在吗？在诗歌里，只有有效表达无效表达，跟用口语还是书面语相关不大。虚构出敌手之后，有些诗人更把口语写成口水，任何说明文字的分行，都可自称“诗句”。为了取得“诗歌”的合法性，他们有时还会在诗歌的结尾处，强行蹦出一个新奇的念头，于是，诗歌变成了“脑筋急转弯”式的段子。诗歌当然可以幽默，可以表达滑稽、尴尬，可若因此便认为“脑筋急转弯”是唯一合法之道，就显得无理而蛮横了。……

面对这种种的状况，如何再次开启我们的诗歌写作？

只看到词语和自己，表达难免失血，难免无心无肺；只看到现实的污浊、土气和滑稽，表达难免低级，难免显示出智慧的不足、精神的缺位。在时代的万千幻象中，诗人需要重新调动自己的五官和手脚，感受种种象背后巨大的历史推动力，重新认识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人心、人的形象，并且要把这些认识用一颗巨大的“胃”消化掉，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诗歌表达，对这个时代是有效的。

所谓的“重返时代”，是因为无论在任何一个时期，那些平庸的表达，都是诗人无法感知时代的变化、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造成的；而所有伟大的诗人，所有经历过历史长河淘洗的伟大诗人，无不与他生活的时代同频共振却又不被时代所拘，而以一种超迈的精神，跨越了种种拘束，获得一种大自由。从未有一种已经成为了定式的“新时代”，“新时代”的建构还在进行当中，关于“新时代诗歌”的思考，也才刚刚开始，我们的诗人们，有了面对这一切的心理准备了吗？

